

福家庭

魏克明 著



2646

福壽道

卷之四



論 家 庭

魏 克 明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9年

論 家 庭

魏克明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1 字数 17,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統一書號：2074·196

定 价：(八) 0.1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圍繞家庭关系是階級社会关系的反映这个主要綫索，扼要地、生动地論述了家庭的变迁和实质，同时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新家庭的途徑。能够帮助讀者正确了解家庭問題，以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家庭。

人們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時間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生活的好坏，对人們的生活、工作和下一代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关系。人們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美滿的家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什么样的家庭才是我們理想的家庭呢？怎样才能建立起理想的家庭呢？要回答这些問題，就有必要抹去长期以来蒙在家庭上的一层“神秘色彩”，認識它的本来面目，認識它过去的变迁和今天的状况，从而有意識地促进新家庭的成长和发展。

家庭不是象“桃花源”一样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的，什么样的經濟基础，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必然产生什么样的家庭。在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等級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只能建立起家长制的家庭，家长制是整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組成

~ 1 ~

部分。在資本主义社会，家庭只能“建筑在資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制度上面”。而只有在消灭了人剝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这种生产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与它相适应的幸福的大家庭。这种幸福的家庭生活是整个社会主义生活的一个組成部分。

但是，当剝削制度被消灭以后，家庭不会在一夜之間就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上的各种运动、各种改革，不可能不波及到家庭，影响家庭生活的改善；但要使如此众多的家庭都改变旧面貌，建立新关系，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在建立新家庭的社会基础具备以后，我們还必须加强主观的努力，来肃清根深蒂固、人們已习以为常的陈腐思想的影响，为新的家庭的成长和发展扫清障碍。195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我們主張廢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发展民主团結的家庭生活。”* 并說：“在住宅建筑方面，必須注意使房屋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这里，不仅揭穿了帝国主义者的造謠誣蔑，而且为全国人民建立和发展新家庭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消除了封建的家长制，建立起民主团結的新家庭，我們的家庭生活就会走上一个美滿幸福的新阶段。

要破除家长制，有必要回顧一下家长制的来历。

*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頁。

** 同上書，第24頁。

家 长 制

家长制是原始“母系制”崩潰和“父系制”确立的結果。它的特点是“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組成一个服从家长父权的家庭。”*这种家庭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它在改变群婚制的基础上，将人群組成一个个的小单位，成为人們生产、生活和繁衍子女的社会細胞。家庭的出現和最后形成，是人类历史上文明时代开始的一个主要标志。

但是，文明生产的一切都是二重性的，家庭也不例外。在家长制的家庭中，由于家长掌握着經濟大权，居于支配的地位，掌握着一家人的命运，家庭內形成了严格的等級，种种矛盾便由此产生。这种建筑在等級基础上的家长制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是阶级社会阶级矛盾在家庭生活上的反映，不过它表現的形式是比較复杂和微妙的，加上統治阶级有意識地歪曲宣傳，烘托渲染，人們往往为它的外表所迷惑，而忽略了它的本质。

在旧社会里，家庭是被夸張地美化了。家庭被形容成

*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5頁。

为人們的“幸福窩”和“溫柔乡”。詩人們不知用了多少美丽的字眼，来描写这种“天倫之乐”，好象家庭是离开“炎涼”的社会而孤立存在的，人們只要呆在家庭里，就可以摆脱社会上种种的苦恼，而浸沉在欢乐之中。

是的，由于家庭是人們生产和生活单位，为了生存，为了向自然夺取生活資料和防御外来的侵襲，家庭成員之間不得不建立起互相依靠的关系。人們一旦离开了自己相互依靠的家庭，进入你爭我夺、弱肉强食的社会，便“举目无亲”，难以生存下去，人与人的关系，成为冷冰冰的“路人”。相形之下，人們怀念自己的家庭，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家庭毕竟不是离开社会而孤立地存在的，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縮影，社会上的种种矛盾，不可能不在家庭中反映出来。在对待外来侵襲的时候，由于利害的关系，家庭成員之間可以团結一致，“兄弟鬩于牆，外御其侮”。但家庭内部，又何尝不是你狠我毒，明爭暗斗？社会上是等級森严，家庭内部又何尝不是“男女有别”，“尊卑有序”？家庭是誰的“安乐窩”和“溫柔乡”呢？处于从属地位的家庭成員是没有份的。在家长制的家庭中，不知有多少人是愁眉苦臉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或者是“强解綠蛾开笑顏”，而泪向心中流。

国有国法，家有家規。封建統治者制定了一大堆的“家規”和数不清的“礼”，来束縛人們的思想和手足。被称为“五經”之一的“礼記”，就是最早的一部“礼”的集成，在“礼記”的“内則”中有这样的規定：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

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噉、噉、噉、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痒不敢搔……”。

就是說，一般家庭成員見家長時，不僅應當絕對服從，而且氣逆時不准打噎，吃飽時不准打呃，不准打噴嚏，不准咳嗽，不准伸腰，不准斜立、側視，冷時不准加衣服，痒時不准搔痒。為了維護家長的威嚴和家庭的等級制，竟規定得這樣細致和森嚴，家庭成員見家長時，不僅象老鼠見了貓一樣的害怕，而且簡直變成木头人了。在這種情況下，試問他們怎麼能夠享受“天倫之樂”呢？

做父母的，不能說不疼愛自己的兒女，不能說沒有“慈愛”，他們按照嚴格的“家法”辦事，按照“棒頭出孝子”的原則，象對付牛馬一樣，鞭打自己的兒女，也有“恨鐵不成鋼”的意思，這里面也充滿了矛盾。“紅樓夢”中的賈政，可算得是一個典型的家長，他一面把自己的兒子賈寶玉打得死去活來，同時在毒打以後，也“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你能說他一點也不“慈”嗎？我們應怎樣理解這種複雜、微妙的心情呢？其實，我們如果透過這種複雜的現象，看到問題的本質，也很容易理解。原來家長對子女的“慈愛”，是建築在極端自私的基礎上，象對待其他的財產一樣，他們把子女看作是自己的私產，“積谷防飢，養兒防老”，在家長的心目中，“谷”和“兒”有相同的含意，都是自己的財產。他們教養兒子，不僅是為了自己“以終暮年”，而且是為了光宗耀祖，為了家庭和家族的光榮，所謂“恨鐵不成鋼”，就是希望兒子成為這種光耀門楣的“鋼”，這就是家長“慈愛”的來由。

賈政毒打寶玉的場面，正突出的描繪出這種可怕的自私觀念。賈政的老婆王夫人，對寶玉可以說是疼愛備至，真是“含到嘴里還怕他化了”。但她為什麼這樣疼愛呢？當寶玉那次被賈政毒打以後，這位夫人忽然聯想到死去的大兒子賈珠，她哭道：“若有你（指賈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原來只要另有人繼承煙火，光耀門楣，寶玉就是被打死了，也不在乎。這雖屬氣話，但也正因在極度氣憤的時候，才沖口而出，吐出了真言，流露出心底深处的最骯髒的思想。有人說，父母愛子女是“無條件”的，顯然是不合事實的。家長既然把子女當作自己的私產，當他們感到子女稱心如意的時候，可以溺愛不明，視若掌上明珠；當他們感到子女不合自己理想的時候，特別是認為子女背叛了自己的時候，也可以虐待、鞭打、驅逐，以致處死。可以把這個子女視如至寶，而對另一個子女視如仇寇；可以今天視如至寶，明天視如仇寇。總之，以個人的愛憎為轉移，以個人和家族的利害作為衡量子女“肖”或“不肖”的標準。這就是私有觀念在家庭關係中的反映。明確了這一點，就可以拭去長期以來蒙在家庭上的“神秘色彩”，而認清它的本來面目。

家庭中等級森嚴的另一突出的表現，是“男外女內”，“男尊女卑”，婦女居于雙重壓迫的地位。女子從離開娘胎呱呱墜地的第一天起，便開始受到家庭的歧視。“詩經”上說：“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為什麼男子生下來要睡到床上，佩以玉石，而女子生下來却要置之床下，佩以磚瓦呢？

~ 6 ~

有名的背叛妇女利益、甘居奴隶地位的班昭在她所写的“女诫”中曾作过解释，她说：“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习劳，主执勤也。”孟子也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人们用尽一切办法，制造种种离奇的借口，把妇女形容成为天生的“下人”、“贱人”、“小人”，连男女衣着不同，他们也大作文章，“女儿经”上评论女人穿短衣时说：“为什事，两截衣？女人不与丈夫齐。”现在男人穿制服，穿“两截衣”，女人穿长旗袍，恰恰倒过来了，真是巧合的讽刺，这些卫道的先生们如果死而有知，不知将作何解释？

在家庭中，媳妇是公婆和丈夫的双重奴隶。一部“女四书”就是反复告诫妇女要心安理得地当双料的奴隶，一则说：“舅姑者，亲同于父母，尊拟于天地”。一则说：“将夫比天，其义非轻。”妇女头上的“天”，真够多了。既然公婆、丈夫都是“天”，当然只好百依百顺，对丈夫是“夫唱妇随”；对公婆是“舅姑所爱，妇亦爱之，舅姑所敬，妇亦敬之。”妇女是不准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憎的。喜、怒、哀、惧、爱、恶、欲，被称为人之“七情”，为什么不准妇女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呢？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妇女不被当人看待。当时的所谓“一夫一妻”制，虽然男子可以不受约束，可以三妻四妾，但对女子则是金科玉律，“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女子再嫁是无“文”可据，大逆不道的。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临死的时候，还害怕在阴间里有两个男人争夺自己，忍受着饿死的痛苦，怀着无限的恐惧而离开人世，这就是封建社会里“失节”妇女一生的结局。现在社会上，妇女

出門作客，穿上礼服，修飾一番，是很自然的；但在家长制的家庭中，則是不允許的。当时对妇女的要求是：“出无冶容，入无廢飾。”就是說，在家里的時候，应当打扮得漂漂亮亮，供丈夫欣賞玩弄；出門時則嚴格禁止裝飾，否則就是“窈窕作态”，招惹是非。丈夫打老婆，真是家常便飯，“三天不挨打，上房去揭瓦”，对这样的“賤骨头”不打还行嗎？“增广”上說：“莫打酉时妻，一夜受孤悽”。打老婆也得選擇时机，講究策略，驟然听來好像是笑話，但它却是和許多聖賢的宏論一起列入这本广为流傳的“格言”汇集里，作为人生“哲学”，来教养后人的。妻子动不动就要被“休”，被驅逐出門，不知因此造成了多少悲慘的結局。“孔雀东南飞”所描写的，就是这种千千万万悲剧中的一个。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卑官小吏的家庭，其实，岂止这样普通的家庭，就是我們的“亚圣”孟夫子也不例外。据說，一次在大热天里，孟子从外面回来，看見他老婆在家里袒露了身体乘凉，就大发脾气，責备妻子无礼，要休她。幸亏孟子的母亲比孟子还知礼，她說，你進門時，照礼应先咳嗽一下，打个招呼，你不咳嗽就貿然闖进来，是你不知礼，为什么还要責怪旁人？孟子这才哑口无言，一場风波才算平息。在这样的家庭里，妇女哪里能够享受“天倫之乐”呢？哪里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呢？当时的夫妻之爱，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妇的情爱，并不是主觀的爱好的，而是客觀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人們常常用“琴瑟”、“綢繆”、“如胶似漆”等等美丽的字眼来形容夫妻之間的爱情，其实这种爱情

的存在，正是或多或少地破除了封建禮法、破除了家長制的結果。

這種家長制的統治，嚴重地摧殘了人們特別是婦女的上進心，摧殘了人們身心的健康，埋沒了人們的聰明才智，不知造成了多少的悲慘惡果。“紅樓夢”中的賈府就是這種封建家庭的寫照，而林黛玉、賈寶玉、晴雯、鴛鴦、金釧等等，就是家長制的犧牲品。對那些家庭中的不幸者，人們都給予無限的同情；而對那些家庭的叛逆，如卓文君之類的人，則傳為佳話。從遺留下來的很多文學作品和戲劇中，反映了人們對家長制的看法，暴露了家長制的本質。

但是，在封建統治者看來，家長制則是他們整個統治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他們總是把鞏固自己國家的統治和鞏固家長制聯繫在一起的，“治國”和“齊家”是相提並論的，後者被認為是前者的基礎。明成祖的老婆徐氏曾透露了她寫“內訓”的動機，她說：“一家和而一國和，一國和而天下和”，他們所以亟力提倡和護衛家長制，正是為了自己的“天下太平”。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這就是他們制訂了無數的“家規”和“禮”來鞏固家長制的根本緣由，這就是家長制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

*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2—233頁。

**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3頁。

近代家庭的变迁

当资本主义社会代替了封建社会，宗法的家长制即开始趋于崩溃。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种以金钱为基础的家庭的完备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才能找到，但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也不能不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资产阶级对下一代的培养，正如向企业投资一样，是将本求利的，投资越多，要求获利越大。一个持有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毕业文凭的人，不管他多么缺乏真才实学，和那些被排斥到学校门外的人比起来，也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为什么？投资较多嘛。父母对子女的爱憎，往往以获利的大小为转移。无产阶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的子女和自己的命运一样，变成买卖的商品，他们的家庭受到了无情的摧残。近来，帝国主义分子一再叫嚷中国破坏了传统的家庭，其实破坏家庭的不是旁人，而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无产阶级中间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因为大工业的发展而陷于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那末资产阶级的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的那一套大話，

就愈是令人听来作呕。”*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在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被形容成为平等的，自由的，說她們有“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但究竟是种什么样的自由呢？是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那里已失去了作用，神圣的封建礼法已黯然失色，逐漸丧失了它原有的魔力。但是，代之而起的是一条无形的鎖鏈——金錢的鎖鏈，紧紧地捆住了妇女的手足。为了金錢，妇女們不得不違背自己純洁的理想去“爱”那些大腹便便的商人；为了金錢，妇女們不得不忍辱含垢去作有錢人的小老婆，或同他們軋姘头；为了金錢，妇女們不得不倚門卖俏，陷入无处不有的人肉市場。在一切都商品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沒有掌握經濟权的妇女，也象其他商品一样，是被人們掂斤播兩地来計算价值的。当然，在少数情况下，女人有錢，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1959年8月28日，香港“新晚报”刊载了一幅美国人的新婚照片，新郎是一个29岁的小伙子，新娘是一位85岁的老太婆。据这篇报道說，这种現象在美国并不是个别的，就在同一个时候，一个37岁的男子，同一个84岁的老寡妇結了婚，为什么？这位老寡妇的前夫是一个銀行老板，财产很多。人們常常罵金錢为“臭錢”，說拥有金錢的人的身边有一股“銅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到处是銅臭熏天，什么男女的爱情，家庭的温存，都被这滚滚的臭气沾污了，吞沒了。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6頁。

那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家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家庭既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不可能不反映到家庭生活中来。当中国由闭关自守的古老的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当“欧风东渐”的时候,人们的家庭生活也不能不受到这种“欧风”(资本主义之风)的影响,当时,“婚姻自由”、“妇女参政”等等的口号,曾流行一时,封建的宗法思想受到一些冲击,那些旧礼教的维护者曾感伤备至,叹息“人心不古”,“世道衰微”。

帝国主义资本的侵入,中国薄弱的民族工业的出现和某些发展,对中国的封建经济曾起了某种解体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特别是在大城市,开始排挤封建观念占领了某些阵地,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家庭观念,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里所描绘的各种家庭,多少反映了这种家庭的变迁:馮云卿是个大地主,土皇帝,充满了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可是他为了挽救在投机市场上的失败,为了避免流氓的搶劫勒索,不仅对自己小老婆的“通宵不归”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且动员自己亲生的女儿出卖肉体,去和买办资本家轧姘头。为了偷窃一点经济情报,为了在投机市场上翻本,一句话,为了金钱,什么诗礼传家,道德,慈爱,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虽然他家的墙上还挂着朱子“治家格言”,但金钱要紧,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这种父女、夫妻之间的关系,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之外,还有什么呢?